

臨武縣志卷之四十一

外紀

文章性道之大子臣弟友之常飲食男女布帛菽粟之瑣屑皆吾身分內事也有不切於身心者斯其外焉爾雖然春秋之有國語也是經之外編也本紀之有三皇也是史之外記也東方曼倩之有外傳外固外也管公明之有別傳別亦外也漢武之有內傳名則內而實外也以及搜神記於于寶齊諧續於吳均王子年之拾遺張茂遠之博物總之不離乎外紀者

臨武縣志

卷之四十七

外紀一

近是儒者今居古稽涉獵靡際固無取乎絺風繪影刻異鏤竒之語然尋而繹之竒者驚人新者悅目詭異者擴識見於身心亦何嘗無少裨焉特采之不確不敢妄登臨陽一邑之間其可紀載者無多耳作外

紀

曹家玉識

聖鼓

昔傳粵之陽山縣每縣長之官任未幾輒遷擢超級形家望氣以爲連岡之秀所鍾有疾之者掘斷連岡血流成川城因傾墮後遂不復驗其城樓大鼓飛上臨

武距邑十五里間津渡處沉於水因號鼓沉渡劉司馬修志以其不經易爲古城渡以邑舊治在其間也後人神其事名之曰聖鼓按楊升菴宣州學記有禹廟梅梁臨武聖鼓之語則知聖鼓名徧海內爲前輩傳誦久矣

風雨神

縣之西山華陰深山中老枯藤所結者如木偶然附着藤曼面目可辨鄉人遇旱往求之得即斷其藤急取木偶迎以歸爲壇而祀之泥其身而暴於壇上雨立

臨武縣志

卷之四十七

外紀二

至如傾盡洗其塗而止既沾足則祭而遣之仍送至本山聽其所止若所得係風神大風隨至揚拔木石人即投之於山不敢迎祭然遇之者亦罕

按荆州圖幅宜都石

穴有二石一爲陰一爲陽凡遇水旱之裁鞭陽石則雨鞭陰石則晴又廣州記鬱林郡北有大山上石池石牛背祠畢雨傾至盡洗其泥而止然血和泥塗妖其殆此類與物類之幻固可以常理度哉

石嶺樟

邑治東二十里許有石嶺瀕河河流渟蓄淵深廣可十餘丈即武水下游也嶺麓古樟大數十圍枝葉葱蒨

橫臥如梁斜抵南岸邨落間明永樂時孝廉李克讓
世居其地家素封望氣者以卜李氏之熾且昌也適
李族無賴輩伐之遂以不振方會伐之時丁丁中彷彿
有呻吟聲鋸痕往復血影模糊樵蘇者弗顧也落
其枝大且連抱榦重邱山昇者莫克舉仆沉水底歷
數十百年無恙青苔石髮鱗鱗有生氣見者望而却走
無何水潦忽漲沿流兩岸衝塌村落無算漲退土人
踪跡之不知所往好事者以爲化龍歸海云

信鼓

臨武縣志

卷之四十七

外紀三

馬侯嶺下伏波廟有大鼓徑可四尺許鼓之腔係全木
挖成周繚約數抱相傳爲石嶺樟枝所製今其鼓音
亮則天必晴明窅然沉抑則不日即雨以此占之歷
歷不爽農家謂之信鼓

秘函

秘函在縣之榜山山勢雄峙石壁如斬不可上下有一
石函橫閣山腰世傳中有秘符書卒未有啟視者嘉
靖乙巳歲大旱縣令譚乃命鄉民雄捷者緣磴而上
取之接以飛梯未至風雨大作一時山谷響應俄有

惡虫飛蔽卒不能至

冒嶺

縣境嶺麓有冒姓者夫婦俱爲善一夜忽夢神人告以其鄉將陷令急徙居覺而異之旦即偕夫婦去其鄉至冒嶺遇老人即所夢者指以地遂家焉其鄉果陷今其村仍以陷塘名

髣髴

縣西山深林中有此獸長丈許脚跟反向被髮好笑見人笑亦笑海內經謂之贛人即周成時州靡國所獻

臨武縣志

卷之四十七

外紀四

者

錢化土

晉太元中桂陽臨武人徐孫江行見岸有錢溢出即輦着船中須臾化成土

艾神

邑民艾朝仁嘗破賊飛天王飛天王者能於空中翔躍數丈許如挾翼然朝仁知其爲妖屠犬血祭陣以壓其術卒破斬之朝仁勁氣無匹嘗乘馬鼓勇涉谿漲遂没水死死後爲神於鄉鄉人廟祀之凡禍福有禱

輒 驗

石穴粟

金粟巖多竒觀怪蹟中有元帝石像長丈餘左石鼓右石鐘謁拜者擊之與鐘鼓聲無異又一小石穴嘗有粟自罅中徐吐而出每視僧多寡粟亦如之給用不乏厥後一僧欲恣所取鑿石以擴之粟遂絕

龍兒

金三鄉繡龍巖有石龍首尾蜿蜒鱗瓜畢具懸於巖端狷然吻大張鄉人每祈嗣於此祈畢以石投吻舌間

臨武縣志

卷之四十七

外紀五

中者輒產兒不爽遂多名其子曰龍有一衛卒來禱慮不中投以巨石折其頰齧後遂無復投石云

鐘石

邑西塘村下青水道旁有石鐘叩之鏗然鞞鞞過者莫不一擊致石無完形亦膏明蘭馥之自貽焚折也

宋公巖

宋公邑之金三鄉人忘其名元至正間流寇擾村莊公率鄉勇保捍負戟前驅人咸推之曰宋先鋒性至孝曲盡母歡母患渴疾思得枇杷子公求之馬侯嶺樹

高數仞失足跌巖死遂以名其巖鄉人憫其孝義肖像馬侯閣左祀之自元迄明靈應疊著乾隆丙午歲大旱邑侯杜躬率僚屬迎神至邑治築壇祈禱旋沛甘霖侯爲製袍鼓樂送歸山之麓有其墓存弔古者往往低徊留之不能去云

土神

迤邑治東南五里許大路側石巖突兀古木交森康熙間有某甲黃昏時經過倦而藉草假寐見一白頭翁矚曰爲立祠當令汝生子覺歸如其言明年果一索

臨武縣志

卷之四十七

外紀六

得男遠近異之自是祈子者絡繹不絕而天貺日爲尤盛然亦無弗應者

石躍

乾隆丙寅秋有商民

自某

粵旋永投宿柳樹街旅店薄暮

濯足溪邊見石躍江中者數次異之不敢停歸店即肩行李嚴程兼道赴五里排宿夜果溪水大作瀾漫無涯村房店宇傾圮者以數百計居民溺斃無算夫巢居知風穴居知雨頑如石其何知之有斯亦異之尤者矣